

BATTLE FOR THE WORLD

Strategy and Diplomacy of the
Second World War

by

MAX WERNER



第二次世界大戰論

王之一吳凡合譯

青年書店發行

著 諾 魏 · 國 德

論戰大界世次第二第

譯 凡 一 吳 · 之 一 王

校 監 會 員 委 審 編 店 書 年 青

Max Werner

BATTLE FOR THE WORLD

The Strategy and
Diplomacy of The
Second World War

行 發 店 書 年 青



圖 役 戰 蘭 波 (一)

鐵路攻進的隊部化械機托摩國德



芬蘭戰爭前線圖 (二)
 蘇聯第一從北冰洋至芬蘭全攻勢



圖點地破突線防林納曼 (三)

馬蘇 芬蘭的日十二月五十月二年〇四九一



圖線戰部南蘭芬 (四)

維在並線防林納曼領佔軍蘇
陸登後敵的間基新爾赫與堡



圖動行事軍役戰威挪〔五〕



圖(六) 佛蘭德斯戰役

帶白點箭頭指示同盟軍各部反攻方向



圖 爭 戰 國 法 (七)

線路戰擊追的隊部化械機托摩國德



圖券形迫壓的歐北東對國德〔入〕
中鎖封被口出的海的羅波



圖 勢 形 張 緊 的 歐 南 東 在 蘇 德 [九]

向方追壓力蘇示指箭的點白帶
向方追壓力德示指頭箭黑

目 錄

第一章	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	一
第二章	軍事準備	一九
第三章	外交準備	五三
第四章	波蘭之役	八七
第五章	寂靜的八個月	一〇九
第六章	蘇芬戰爭	一三七
第七章	諾威之役	一五五
第八章	法國戰爭理論的危機	一七三

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

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展，是由一串緊張階段構成的，每一緊張階段，都是陡然爆發的，和上一次緊張階段對峙着顯然的時間劃分，而自成一個段落。其間過程包含着一條危險的鎖鏈，每一危難之間，都有一次停頓時期。每一事件，都由徐徐蠕動的麻痺狀態，進至一張與狂暴的最高峯，終於在簡短的期間內獲得了斷然的決定。波蘭之役祇經過了十八天。挪威戰役，連西線大戰算在一起，從德國在奧斯陸登陸起，到法蘭失敗止，祇打了兩個半月而已。從一九三九年九月戰爭爆發之日起，到一九四一年春季，綜合計算起來，僅有三個多月期間的積極而具有決定性的戰鬥。從一九三九年秋季到一九四〇年

年春季，再從一九四〇年夏季到一九四一年春季，中間都有兩次很長的停頓時期。在第二次停頓期間內，德國對英國的海空戰爭，不過是更激烈戰鬥的準備罷了。所有這兩次停頓，都是一種危險的停頓狀態，下一次猛擊的發動，真得說比前一次戰鬥，更為激烈，更為狂暴。

同時，這一戰爭變更了它的形式，變更了它的作戰性質，從對波蘭、對法國的大陸戰爭中，轉變而為對英國的海空戰爭了。在一九四一年春季，這場戰爭，已經集中全力，準備入侵不列顛海島，發動北大西洋的海空軍事行動，並進而奪奪巴爾幹半島。然而這祇是一部分的形勢而已。這架一發不可復返的德國戰爭機器，正不知何處何日纔能停止。這場戰爭是不能遏止的，不能在中途的決定上清算的，更不能成為地域性的。戰事正推進到東歐，推進到大西洋，迎接意大利而推進到非洲，迎接日本而推進到太平洋。沒有一個大國能逃出漩渦的。甚至英國一旦屈服了，戰爭仍將針對其餘幾個大國——美國與蘇聯——而發。因為第三德帝國並不是為具體的經濟利益與戰略收穫而來；乃是為

疆界霸權與先發制人以摧毀一切可憐的抵抗中心而動作。

民主國家不僅在物質的意圖上對於這次戰爭的準備太差。它們更對於現代的總體性戰爭也把握得不夠。新德國軍事主義者早便曾發出過警告：

○對於下次戰爭性質的任何錯誤估計，以及對於政治與物質的警覺性的任何一點的認識不夠，都會演成致命的傷痕——致命的傷痕，是無法補救的。

「德意志戰爭」雜誌多年以來便這樣寫。（註一）過在總體戰時代，軍事指揮的責任越發加大了。由於甘末林和魏剛的估計錯誤，遂形成了法國的敗亡。然而這並不是甘末林與魏剛的人物問題；乃是負責軍事指揮的代表人問題，軍隊中的首腦部問題。錯誤而死板的戰爭理論，以及軍事實力的錯誤估計，都是存留在第二次色當大戰的戰場上的遺跡。自從法國失敗之後，軍事保守主義再不允許存在了——這種保守主義，對於仍然保持獨立的國家，實在是一種莫大的危險。法國軍隊曾經被認為歐洲最好的軍隊，自從這支軍隊崩潰後，對軍事實力的傳統估計，必須有所修正。甚至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之前

歐洲各國軍事力的等級便已變遷了。在這次戰爭爆發之前，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上寫過：

凡爾賽條約下諸國家的軍事霸權，已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五年之間結束了。軍事力量向最大集中，軍備的最大數量，在今日之下，已不在西歐，乃在中歐與東歐了。(註二)

與法國軍事統率的失敗而來俱的，便是法國全部戰爭觀念的崩潰。在佛蘭德斯戰役的最高峯上，雷諾總理以悲慘的心情提到法國戰略的「古典派觀念」，而第三帝國則形成一種對立的新觀念。這種「古典派觀念」的內容包括些什麼呢？首先，這種觀念是屬於保守性的。大體上仍未超過一九一五——一七年的陣地戰的觀念，仍然是鐵絲網與機關槍的思想。在這種觀念下，戰術的技術進步，不過是堡壘設防技術的增進罷了。至於現代戰爭的變遷，以及新德國的戰爭技術的有效力，則茫然一無所知。在一篇標題為「瓦爾—(Le Delaigle)」的論文中，英國軍事著作家尤提現河中說 (de Waterhouse)：

在法國失敗之後，曾特別提到貝當元帥寫道：

「按他的偉大年紀之下，他似乎仍對他的戰爭觀念固執不放，殊不知這種觀念已完全不適用了。他對於現在的德國軍事思想知道些什麼呢？他對於德國軍事意識能將到些什麼知識呢？（見「陸軍季刊」(Army Quarterly) 一九四〇年九月。）」
除極少數例外外，同樣的問題，也可以加之於全部英法將領身上。但在第二次大戰的準備中，毫沒有什麼秘密可言，更不顯有什麼驚奇之感。沒有一項德國進攻計劃，沒有一項德國戰略思想，沒有一項擴軍限度，不是在戰「前」德國的政治軍事論文中討論過的。這樣，同盟國的戰略，除掉保守觀念與盲目無知之外，還有第三個失敗之點——就是全國的短視現象，因之未能瞭解國際軍事發展。

化學與技術是屬於國際性的，但却沒有適用於全世界的戰爭理論。在戰爭的前夕，英法的戰爭理論都是由「地理—政治情況」以及各該國的軍事傳統思想所決定的。在另一方面，德國與蘇聯的戰略，却具有另外一種優點，就是根據國際軍事經驗的全部總